

爬牆

或許是海風的緣故，河面向陸地的深處湧動，恍若河水正徐徐逆流。

向晚時分，左岸的觀音山輕托夕陽，鬆手散落在淡水河上，波光若如破碎的琉璃光彩亂射那會很好，若如散落的葉飄零旋飛那會很好，可惜天幕鋪了層薄薄的暗翳，落日讓薄雲篩過損失了好幾分顏色，眼前黯淡的水色不是那麼動人。

抹了抹汗，白希哲鬆開了馬球衫的兩格釦子，教師會從成衣工廠團購的，料子不是太好。這陣子他特別容易燥熱，是又胖了的關係還是因為最近的睡眠品質不佳？領子裡是一小圈泌出油汗的脖子肉，臘腸般的厚唇晾在不遠處的上頭，再上去是承自父親的圓鈍鼻頭，鼻樑略為太長，眉心有些鬆散，烏黑的一對眼眸倒是挺漂亮。沿其目光，落在格子桌巾上的咖啡杯和正在攪拌調棒的小手上，那手腕掛了一圈玉石佛珠，茶几對面妻子淑麗正在加奶精，她把深黑色染成調味乳的褐色，又要把調味乳的褐色染成美而美奶茶的褐色。她並不算太胖，不過圓圓的臉龐內五官平整均齊，挺像他們點的那形狀宛然卻口味平凡的家常烤派。

他們慢條斯里的動作看上去彷彿老夫老妻，然而兩人也才新婚剛過七個月。婚前他們曾在這家河畔咖啡店約會，同樣濱臨水岸的場所，同樣的咖啡和茶點。侯淑麗用疲累的語氣提起她那裡教務主任的新政策多惱人，白希哲看著她。平素白希哲十分溫和體貼，儘管外表實在不起眼，但是瞳孔卻像無害善良的獸可親而且令人信賴。他希望能夠維持自己這一貫的好處，可是今天卻實在太浮躁，體表的毛孔全都憤怒地擴張開來，身上的衣料全都起毛球了，二十七歲的高中教師不停地抹去酸酸黏黏彷彿自腸胃泌出的熱汗。他真的很想把專注都留給妻子，但是目光卻閃爍如滿地的破碎玻璃，意識的流光則在其間迷亂。

有時候他站在講台前，心中會湧起某種蒼涼感。就好像自己也是國文課本裡的某個作者，不明就裡被流放到荒僻異地只能對一群鱷魚吟詠詩詞，就算突然停下講述鱷魚也渾然不覺。他停下來，然後就是那種荒謬的蒼涼。

他並不傾向強勢要求鱷魚們專心聽講，畢竟他也曾是這所男子高中的學生，他太清楚這群聰明絕頂的年輕男生根本不需要老師，就算需要也會裝作不需要，他們全都頭腦太好也都太傲慢。鱷魚們在河口炎熱的濕地趴伏，張大血口露出兩排有恃無恐的利齒，一動也不動地排散體熱。

六架老舊的電風扇葉蒙上厚厚的灰塵，排送污濁的風兜繞圈子，鏽蝕的轉軸發出規律的咬磨聲像是打鼾，關不緊的蒸飯箱洩出白煙，混有微微發酸的米飯氣味。垃圾桶在中午之前就被寶特瓶塞滿，積木似的疊成了一座危顛顛的塔。髒亂教室的後牆卻是一幅十分違和的莫內〈戶外人物〉仿作，總有學生會有這樣的手筆。在光影華美的青空白雲與柔軟花田間，連身洋裝的素雅女子斜撐洋傘眺望遠方，風順著她的視線流動，惡作劇地撩起她頸上的藍色絲巾。

有的人在看報紙有的人趴桌睡覺，有的在玩小型電玩有的正在向女校同學傳簡訊，有人演算排列組合有人背誦英文單字，有人在讀凱魯亞克的《旅途上》有人在翻最新一集的《海賊王》，有人抱吉他模擬撥弦有人在打橋牌。傳閱的職棒雜誌掉在地上，座位上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在，可能去打球了也可能根本還沒有來。仍然有部分學生專注地看著黑板仔細聽講，白希哲有時會覺得他們的存在對於自己這個國文教師只是一種反諷，尤其是他授課時還一直很認真。

把玩吉他的柯錫安沒有掛上他那副搶眼的大紅色全罩耳機，他把它借給了座位後面的庾知鏡，大紅耳機封住了庾知鏡的聽覺，在聲音的國度中，沒有人知道現在的他在哪裡。耳機像一對大鎖，火紅不時扎入白希哲眼中。

從退休的前任班導手中接下這個班級之前，白希哲就聽過庾知鏡的名字，這個學

生曾經得過幾次校園文學獎。不過他接任導師的第一個月就領教沉默的庾知鏡絕不溫馴，一晚值班教官突然打電話說他班上的庾同學被警察帶走了，他在一個不關他屁事的抗爭活動裡和同樣不關他們屁事的一群人和警方發生衝突，白希哲和家長奔走忙碌了整晚才擺平事端，隔天他掛著重重的黑眼圈到學校，就如同挨揍的人反倒是他。然而庾知鏡又不見人影，校長對於這類情事非常感冒，教官室神經質地一直撥打電話給他，連輔導室都加入轟炸他電話的行列，白希哲的手機變成了一九七二年的越南戰場，他打給學生父母但是他們也不知道庾知鏡又上哪去了，惱人的手機又響了來電顯示卻是老婆，淑麗告訴他早上看報紙，在副刊看到他的學生拿到了小說新人大獎，是歷來第三位不滿二十歲的得主呢。

後來幾天庾知鏡倒是很安分地上下學。在客廳吃晚餐時他才又想起妻子說過的事，無巧不巧新聞竟然正在報導那篇作品，文學獎作品有什麼好報導的？白希哲瞪大了眼，他第一次聽聞小說劇情是透過新聞主播的嘴，那是關於一個紀錄集體虐待犯罪的部落格，評審認可它的原因是題材雖然誇張但是結構新穎，也表現出了網路媒體的曖昧和映於其中的幽暗人性。不過有個讀者照小說裡的網址搜尋赫然驚見那部落格竟非虛構，還是一群富家子弟炫耀犯罪的社團。部落格關閉，警方展開調查，得獎作品突然變成刑案關聯證物，可是為什麼這個高中生作者明明知道卻……

在學校老師的眼中，白老師是個憨直篤實的好人。

白希哲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在他們眼中的形象：溫和、保守、老實、敦厚、沒有不良嗜好；他也很清楚他們覺得他略嫌軟弱也略嫌無趣、少有主見、不太有異性緣，所以他也明白為什麼已經退休的吳老師那麼熱心地替他介紹婚配對象。在妙語生花的吳老師陪同下，咖啡店裡香氣濃郁，白希哲認識了同樣溫和、保守、老實、敦厚、沒有不良嗜好、略嫌無趣、少有主見、不太有異性緣的臨校地理老師侯淑麗。兩人溫吞如熱咖啡奶泡的氣質有種莫可奈何的契合，也算是別具風格的一見鍾情。當他們第一次面對彼此時，白希哲心裡想著：應該是可以愛她的。他並不知道侯淑麗是怎麼想的，但是他懷疑極可能同他一樣。他們約會有說有笑還算順利，他表現地顧慮周全而且小

心翼翼。他會認真規劃約會行程，注意她飲食偏好，觀察她臉上細微的表情變化，同時適度地稱讚她的內在和外表。兩人交換了彼此的背景、經歷、以及學生時代的故事，在咖啡店分享彼此對事物的看法時，旁人聽起來就好像他們在開讀書會。各自經歷過幾次失敗的相親後，一見鍾情的他們理所當然地結婚了，白希哲倒是沒有讓新婚妻子看見自己買的婚姻生活指南，不過從侯淑麗的應對進退他有時會猜想她會不會也買了同樣的書。不論如何，每當被同事問及新婚生活時，這對夫妻會在各自學校的教師辦公室裡，用溫和的微笑說：「很好啊，一切都很順利。」

白希哲終於回過神來，看見妻子也喝完了那杯奶茶色的咖啡，天色暗了，夜空的底層被染上一抹溫熱的暖橘色，淡水街道燈火通明，來往人潮喧騰吵鬧。他想起是他提議在週末出門，他看淑麗質樸的衣櫃好一陣子沒有增添新的花樣，便問說要不要去逛百貨公司？妻子說她已經和朋友約好下個禮拜去衣蝶，不過她也覺得兩個人應該出來走走，去哪好？等這對夫妻重新想起這個問題時，他們才發現自己又因循地來到了淡水這家咖啡店。此時暮光已完全隱沒。

「去老街走走吧，隨便吃點東西。」

「好啊。」她很隨和，對他的這個提議沒有異議。

淡水老街瀰漫潮濕熱氣，或許是從那十來家裝潢新穎的阿給老店中溢散出來的，也或許是自人聲鼎沸的魚丸店內湧出。路旁販賣蝦捲和烤烏蛋的攤販抹著熱汗，扯開粗啞嗓門大聲叫賣，酸梅湯沒能冰鎮夏日老街的躁鬱，廉價民宿藝品店裡有一群穿著制服的高中女生，她們夾雜粗話高聲笑鬧著。他們散步到了中正路的福佑宮前，那是嘉慶年間的討海人敬拜媽祖所建，有著兩百多年的歷史。侯淑麗說然來了就進去上柱香吧，白希哲並不反對。他們燒了香，依序拜了天公及兩側的陪祀神，最後來到媽祖神像之前。供桌上龍眼蘋果柑橘水梨端正呈貢，神龕廳堂兩側是白石雕成的騰雲龍柱，千里眼順風耳隨侍在天上聖母左右，煙霧氤氳繚繞，線香與玉蘭花的氣味交混如某種體味，有擲筊響、細語聲。

她手持線香，雙目閉闔，誠敬地向神像祈禱。

白希哲轉過頭來看著妻子，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次日，下了公車在往學校的途中，白希哲看見一個穿著他們學校制服的年輕男生從摩托車上跨腿下來，在高校騎士把安全帽摘下之前，他幾乎就能猜到那是庾知鏡。庾知鏡也很快地發現了他，便用平淡的語氣說了聲老師好。

他幾乎是站在旁邊等他停好車掛上大鎖。他們沿著紅磚矮牆走向校門口，白希哲比他的學生高一個頭，不過他們看起來卻彷彿是並肩行走。或懶散的或活潑的高中男生們是雙足步行的倨傲鱷魚，男校方圓兩百公尺是緬甸或馬來西亞的三角洲。白希哲拿出手帕擦汗，這一陣子實在悶熱。「你還沒有駕照吧？」「沒有。」學生似乎能察知自己意圖發出的質問，冰冷但倒也不冒犯人的語氣說：「捷運實在太慢了。」那冰冷比較像是盛過剉冰的盤子，走進校門時白希哲這麼想著，但是這些對話並未發生。教官看見這對庾知鏡和白老師並肩走來，也就沒有上前糾正他的衣襠沒有紮進褲頭。白希哲和學生說了兩三句無關緊要的話後便往辦公室去，庾知鏡回應了兩三句無關緊要的話後便往教室走，但是白希哲知道現在這個高中學生還不會進教室。

他很想問庾知鏡都在彈什麼，不過由於自己對西洋古典也不甚了了，所以他並沒有問。如果他問了，楊老師會告訴他庾知鏡只彈貝多芬的悲愴，不過他的彈奏不怎麼高明。白希哲一直提醒自己目光要避開她側頸上的疤痕，但又不免懷疑這麼刻意是不是很欲蓋彌彰。不要太失禮才好。如果不是龐大像怪物珊瑚的燙灼傷疤，五官細緻的音樂老師倒是個沒什麼好挑別的美人。庾知鏡偶爾會翹課去彈琴是兩位老師的默契，畢竟同時間搞搖滾樂團的柯錫安他們都可以在社團教室放聲噪鳴了，只要不是讓校長和主任教官跳腳的事情就什麼都好。

午後在熟食部白希哲遇到和自己同年次的音樂老師楊惟攸，醬油的死鹹和肉燥的油膩讓他很浮躁，毛孔內的油都要開始滋滋彈跳。他知道自己的學生常常消失在她沒有其他人的音樂教室，他很難不去注意她鎖骨到左耳的一片粉紅，耳孔焦爛萎縮的外

緣已遭割除。粉紅色裡有一對特別深沉的暗點，宛若吸血獸類的咬痕。她坐下來同他聊了幾句，關於他已然陳舊的新婚，關於他的學生庾知鏡。他看著楊惟攸細緻柔和的鼻尖以避開傷疤和也像受傷的瞳孔。聽說楊老師從前孤身一人遠赴墨西哥學音樂，不過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音樂學院，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她要選擇去那個地方。

墨西哥啊。白希哲何嘗沒有想過一次旅行呢？他買了一張駛向海島最南端的車票，巴士離開客運總站後，自己在玻璃上的倒影陷入沉思，沒有多久又被道路中央的灌木叢給洗掉，綠葉油亮的十分嚇人。車上高速公路，白希哲發現過了內壢怎麼彷彿還是在台北，過了朝馬怎麼彷彿還是在台北，到了左營怎麼……高速公路是不斷延長的狗鍊，巴士是一隻雜種狗，他是毛叢內的壁蝨。空調釋放出催眠瓦斯，夢中他到了九州鄉野的花田，卻聽見忙碌的農人都咕囁著閩南語，掏掏耳朵他就到了陽光爽朗的賽普勒斯，在恬靜悠閒的度假海岸，怎麼連地中海都有唐人街？還有專買台灣小吃的，還是加了甜辣醬的淡水阿給。他不禁好奇要了一碗來試試，然而卻熟悉的像老媽體臭令他嘔吐出來，青黃模糊的視野出現了客運司機峻悍的臉，壓迫逼近如怒鳴的烏雲：「你覺得不好吃嗎？」

上課時間很安靜，麻雀間歇的啼鳴是一隻一隻跳過柵欄的綿羊。

事實上他對於旅行早就感到一種終於的失望。他不再信任那個吉他手了，她薄荷糖般的清潔嗓音質地太輕，輕飄飄像烤派碎屑，旅行的意義只是千層派反覆的甜膩。他忘記了那是何時，那是大學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個月，他只等著一張畢業證書然後就要向研究所報到。在花蓮七星，白希哲一個人買了一條烘烤成柴的鰹魚然後用店家提供的剗刀慢慢削。多麼空虛無趣的觀光體驗活動，為什麼自己會想要做這種事？他突然很想吃大麥克——麥當勞四層麵包三片吉士兩片牛肉一堆美乃滋的大麥克——正是從那莫名其妙的荒蕪瞬間——

白希哲的人生沉著而且踏實。他知道旁人這麼看他：

無趣、保守、溫和、穩重……也或許成熟。

下午他已經沒有排課了。白希哲沒有回家，此時家裡沒有人，白希哲也沒有留在辦公室，此時的辦公室無異於沒有人。他在校園內信步晃蕩，雲絮層層堆疊像攔阻烈日暴行的婆婆媽媽，混沌病白的天空上演狗血異常的午間劇場。

這是他在這所校園的第六年了。校門口暗紅色的蔣公銅像仍舊矗立如燈塔，它僵凝的微笑越看越溫和可親，像肯德基上校。上校身後是赭紅色的磚造洋樓，風格凜然嚴謹，中央山牆聳立，兩側衛塔筆挺，迴盪其上的倨傲幽靈眉頭深鎖，百年來他們都在擔憂太平洋的戰局，彷彿他們不知道日本帝國已經敗降。古色紅樓之後是水泥砌造的行政大樓，教務處之後是學務處，白希哲在這裡當過一年的苦差組長，學務處的後方緊臨司令台，熱舞社佔據此處隨著節奏炫耀肢體，朝會升旗時也可以在校長的禿頭後面看見他們飛旋彈射的影子。如果都沒有人缺席，操場會站滿四千個大男生，草坪被踢成一片荒漠，不過近年倒是復育有成。白希哲還是學生的時候很少缺席朝會，有一次，校歌唱到中途「春風吹放自由花」時，草坪的八架灑水器突然同時失控噴爆，水花一圈一圈的高高吹起，滯空如窺見永恆的蝴蝶而後失速墜落，陽光折射在七彩炫幻的水滴中，水滴消失在白熾耀眼的陽光裡。水花砸在他們身上，高校男生都在大笑。

他在走廊上踱步，汗漬被運動鞋底拖拉在磨石地板上，白牆偶爾被拓上籃球的印子，廊柱上殘留阿魯巴的胯下臭味。透過窗玻璃白希哲看見一班又一班的鱷魚，許多年後他會成爲議員，他會成爲演算法教授，他會變成簡任十三職等的高級公務員，他會變成軟體工程師，他旁邊的他也是，他旁邊的他也是，他旁邊的他會是外商公司業務，他會是連鎖皮鞋店的店員，他則中年失業……他們現在都趴伏在潮濕炎熱的河口，張大嘴巴靜止不動。散熱，鱷魚都在散熱。

白希哲不是個易於耽戀往日的人，他不認爲有什麼情境值得爲它駐足不前。然而

當他看見昔日高中同窗的面影，走在校園中的二十七歲教師就變得透明，翹課想跑去網咖的幾個學生穿透了白希哲，彷彿他並不存在。白希哲走進自己任教的班級，十年前後教室並沒有變化太多，老舊電風扇繼續服役，轉軸的咬磨聲像失智老人在回憶曾經講過的笑話。牆上明星海報換了三四代，朱茵瞟著長澤雅美溫軟飽滿的年輕胸脯，似乎忘記了自己也永遠不會老。白希哲看見他重考兩次的同學林布蘭趴在桌上睡覺，他身旁的郭駿時也向周公的招待所報到，郭駿時就是莫內〈戶外人物〉的仿作者，成績優秀只是有熬夜的壞習慣。後搖青年柯錫安和他的麻吉庾知鏡都不在教室，講台上的英文老師重新說明未來完成式，看不見的白希哲在教室閒走，最後他在教室的角落看見了葉彥，心跳驟然漏了一拍。熱情洋溢卻憂鬱的青年詩人，在他人生最美麗的二十歲，他沒有背叛自己偏執巨大如無限青空的的妄想……

此時的葉彥正向著他，微笑如沉靜的葉子。

就好像，只有他看見了白希哲。

白希哲離開教室，葉彥乾淨的像個洞的眼神在他的心室形成了軟軟的刺。他穿過一樓走廊的盡頭，疾疾走來的老教官幾乎要和他撞個滿懷，兇猛的氣勢讓他嚇了一跳，但是老教官卻沒事兒似地穿過了他的軀體。好熱。朝圖書館大樓後方的停車場走去，他並沒有看見誰，不過卻回想起了中學之後的那些人們。

「三十歲的時候你還會繼續寫詩那你到了七十歲也不需要吃威而鋼。」說這句話的人不是葉彥，他早就不在來了，這也不是他的口吻。那些人之中的確還是有人持續寫詩，只是白希哲並不覺得他有什麼天份。他不知道為什麼高中時代的一種怦然心動到了大學卻悄悄變了樣，明明他們也是踩著原典講義浪費時間，奢侈的像個石油富豪般地浪費時間在巴比倫的空中花園。白希哲想起那些同學朋友，還記得他們曾經拍過一部科幻奇情文藝片呢。他們之中有人鋒芒畢露，畢業不久就出版作品集，不過很久沒有她的消息了。崇拜邱妙津的女孩後來成為化粧品公司經理的情人，熱中運動的男同志飛去瑞典唸社工，導演變成林森北路曳拉黏稠絲網的蜘蛛，宮澤理惠學妹和江口洋

介學長結婚了，王子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他們每個月都會過手牽手紀念日，好像香濃蜂蜜和熱牛奶融化冒泡不可開交，在溫暖美滿的馬克杯裡，現在是第九十九個月。

日產和豐田汽車佔滿了停車場，其中點綴兩三台福特和一輛老舊雪鐵龍，最搶眼的是一架 A U D I A 6，車體彷彿一個小時前才打過臘，燦亮的反光在車陣中好像牙膏廣告男模特兒的一顆虎牙。日光烤焦鋼鐵，鋼鐵灼傷空氣，空氣極度潮濕幾乎沸騰。透明浮躁的白希哲越過停車場到了校園最偏僻的牆角，磚牆不高只有一點二米，牆頭插上略顯鏽蝕的鐵條，不過全部也只有約一點七米，畢竟是自由的高中學校，不是無期徒刑的孤立監獄。

白希哲偏頭端視牆垣，眼前現實無比的矮牆多麼令人懷念，又好像前世的回憶神秘遙遠。他飄浮懸空離開了地面，接下來發福的身軀輕巧地踏在鏽蝕的鐵條頂端，姿態好似中世紀教堂的浮雕怪獸。他蹲踞在一百七十公分低的空中俯視地上一切，不沾黏一絲天神的傲慢，只有一種微妙的好笑感。

兩個青春期的男孩不約而同來到牆邊，恍若鏡像一個在圍牆以內一個在圍牆以外。他們發現彼此後露出會心的咧笑，白希哲蹲在他們之間的絕矮天空。爬牆是男子高校最青春的傳承，動作俐落準確如儀隊操槍。抓牢鐵條起跳，踩穩牆頭跨腳，翻身輕躍落地。一、二、三、兩個大男孩身手矯捷，從白希哲好似不存在的身軀交錯而過，彷彿隨手剪下的一塊天空，一對飛鳥偶然從中穿透。

「你怎麼回來啦？」牆內的庾知鏡向朋友打招呼。

「不知道要幹麻就回來了，你呢？要翹要去哪？」柯錫安摘下耳機說。

「我也不知道。」

他們從牆上各自躍下，他回到牆內，他躍出牆外，恍若完美的鏡像。

碰。兩雙運動鞋地落地的瞬間，白希哲終於完全地消失了。

二十七歲的白老師突然生了一場大病，高燒不退臥病在家了好幾天。白希哲炙燙的皮肉底下臟器卻都是冷的，他在汗溼如瘴癘沼澤的被褥之中顫抖不止，夢囈般反覆低喃著好冷，彷彿中了苗疆或新幾內亞的詭奇寒毒，醫生卻說只是單純的感冒，吃個藥過幾天就會好。侯淑麗請了幾天假在家照顧他，昏聩中他依稀聽見有人打來家裡關心病情，不過為什麼淑麗可以和對方聊這麼久？

高燒昏厥，白希哲彷彿已經患病多年，他體內所有的白血球都是北歐神話中的巨人和諸神，永無休止地以血肉對抗矛盾的混沌異象。

休養一陣子之後，白希哲的病痊癒了。儘管天氣是這麼炎熱，幾乎脫水的他還是跑到北投泡湯，乳白泉水浮散硫磺的氣味，熱騰騰地煮透了他結霜凍裂的胃。白希哲喝了三公升多的冰開水，縱然他很明白這樣對於消化道太過刺激，不過他更清楚在消化道之前有什麼更重要。他要努力維持身體的舒坦與健康，像他一直在做的那樣。他好了，醫生說的單純的感冒痊癒了。康復了的白希哲暢快舒適，彷彿身體裡所有的通道都重新動了一次清潔手術，澄澈至極。

病後幾天的一個中午，白希哲在校門口遇見也還沒吃過飯的楊老師，他們到鄰近的洋食餐館吃義大利麵，她點了奶油培根，他點了茄汁牛肉丸。楊老師問他是不是完全康復了，他點點頭說現在非常好。她說太太也辛苦了呢，他回答說是啊。白希哲和楊惟攸之間除了他們的學生庾知鏡，就是剛端上桌的義大利麵。

麵條彈牙口感良好，肉丸飽滿多汁，佐醬香氣濃郁，滾於舌腹十分曼妙。

楊惟攸穿了合身的窄版襯衫，領子是搶眼的靛紫。但是無論如何她令人懼怖的傷疤還是無法不令他在意。粉紅色的珊瑚怪物自楊惟攸的胸口爬出，繞上鎖骨後攀住白希哲的頸部，惡意地蔓延腐蝕直到左耳的遺地。她的一個側面令一邊客人如同嚼蠟喪失味覺，另一側面卻讓一邊客人口腔裡攪和的醬料奇異地越發香甜。白希哲不慎碰倒了胡椒罐，彎腰俯拾罐子的同時看見了她裙擺後的小腿，那令他想起被撕開的法國麵包。

坐起身，降落傘般的眼光避開尷尬的傷疤和也像個洞的瞳孔，謹慎而準確地落在她細緻柔美的鼻子尖端。

楊惟攸的唇沾了稀薄到幾乎看不見的奶油白醬，突然他間又想到了墨西哥，看見白希哲狹促的神情，楊惟攸發出了甜蛋汁般極細小的疑問輕哼。

白希哲非常清楚自己在大家眼中的形象。

他想起自己還挺喜歡打羽毛球。

運動很好。那麼就喜歡打羽毛球吧。

他迴避了很長一段時間，現在才終於踏進他網路上的黑盒子。裡頭掛滿構圖特異的黑白攝影，白光陰影層疊映現彷彿一座灰階的故事森林。飛行紀錄拙稚紊亂，劇場人氣在小眾高竄。白希哲笑了，就如同他所想像的：他是個黑暗而空的舞台上追尋角色與劇作家的不安的演員。激情迫使所有形式都顯得窄仄，病態的浪漫是B級片假血斷骸，他在黑盒子裡對著自我和世界挑釁咆哮，一如堆疊爆炸的後搖滾，但是白希哲知道那在上帝耳中依然只是不再刺激的竊竊私語。

白希哲看得出來青年作家的寫作即便確有才氣但還稱不上成熟，比他熟練精確的業餘寫手所在多有，他的攝影技術亦是，全部充滿一種誠懇卻又過度的表現慾。好比嘔吐。是皮蘭德婁的荒謬劇還是亞陶的殘酷劇場？嘿，白希哲饒富興味地猜想庾知鏡是受到哪個作家的感召，也許他還沒讀過布萊希特？如同跑馬燈淫蕩的廣告花體字，腦海裡秀出越多神的名字白希哲就越覺得懷念有趣。

黑盒子是異教神廟的假日野台，觀眾是拉K雜交的企鵝鱷魚，嗑藥的畜牲看見聖母的獵奇艷舞就以爲他們看見了世界孤絕的真相。他依稀看見女子赤裸的乳腰大腿，冶艷又溫柔氾濫的令人只願放聲哭泣，她面容消失在薄光之末，只有一道火焰如風中絲巾充滿愛意地舐舔無瑕疵的頸。白希哲知道有太多成功的人等待有人替他們失敗，也有太多失敗的人等待有人替他們成功，光影變幻中是沒有止盡的犧牲與謊言，黝黑而痘疤滿面的庾知鏡容貌絕美令人傾倒，他是祭司也是牲品，不能自拔的青春期的男孩

只聽得見自己喉頭深處更深處的暗潮洶湧。

他胸腹痙攣，向誰呼喊的欲望，生命或者妄想擠壓擰扭庾知鏡絞痛的胃。
吐很絕望，吐很美麗，吐很快樂。吐出他的畫布，吐出他的〈戶外人物〉

或許他要麻煩了，白希哲想到上個月的模擬考，但是這也沒什麼要緊。
他沒有多想什麼就把瀏覽器關了，只覺得也許他該去買個麥當勞。

大俠愛吃漢堡包，純正牛肉吃個飽，香港市民添口福，吃過就是乖寶寶。

四個月後·結婚紀念日

白希哲是個沉穩，溫和，健康的人，而且他熱愛打羽毛球。
他每個月捐五百塊到牯嶺街小劇場，一千塊到勵馨基金會。

結婚週年紀念日，儘管他們都不談這件事，但是這一天還是如同在機場行李輸送盤一般被送到眼前。她沒有換上衣櫃裡那件嶄新的滾荷邊絲緞洋裝，他也只是穿普通的馬球衫。星期六下午他們在家看電視，晚上他主動下廚，用鹽鮭鮮蚶還有溪蝦做了味道濃重的海鮮燴飯，她沒有多做評論，不過並不難吃。

他們爬上床理所當然地脫了衣服試圖做愛。家裡的照明燈全關了，室內一片幽黑，她仍然能夠清楚看見天花板的龜裂，不過他卻發現自己的雙手怎麼什麼都看不見。他們彼此撫摸然後接吻，彷彿奇蹟他的陰莖勃起，進入她乾燥不過溫暖的身體。他們緩慢地做愛，彷彿奇蹟最後他射精，射在她的手裡，溢出來的淌落肚臍。她覺得應該先洗乾淨，可是他卻一語不發地趴伏在她赤裸的身上。

他不說話，睡意襲來如黑潮，但是腦神經卻又如割草機般清醒。聖經說割去一支耳朵妳就能夠聽見上帝，割去一雙你就能夠回歸聖母懷裡，他想起站在矮牆頂上的日子。世界如此虛偽宛若傷人的假像，牆垣的另一邊他們看見一個善美的真實國度，只是有時候在牆頂上的少女少年們低頭俯視，會直打哆嗦地錯覺自己是被拎上摩天大廈的野兔，企鵝和鱷魚最無辜的私生子的野兔。但是，如果他們輕鬆躍下就會發現沒有那麼可怕，或許有一天還會發現原來自己能夠穿牆。白希哲和葉彥回到了絕矮的圍牆之上，他發現了穿牆的秘密，但是葉彥卻說他看見最潔淨的光。他從牆上飛走，他穿透牆，最後世界還是只剩下一個的。

如果現在他們緊緊擁抱彼此，用所有體溫說最友善的話，那麼或許在溽溽酷熱的海島最幽暗曖昧的地方就會看得見一絲明亮。侯淑麗一動也不動地這麼幻想，不過她很快就自嘲道只是電影看太多了，青春期彷彿是沒有終點的慢性病，更可愛一千倍的情人也不會是處方。他們熟悉又陌生，親近又疏離，但是兩人確實是不相理解卻又完全理解彼此的，一見鍾情的新婚夫妻。

他們無非只是想活得更好，想要活得更健康，更安全，更幸福的沒有邊際。

兩人沉默鈍重的肉身化爲豐饒土壤，上古蕨類在此萌芽，紫花爬藤攀上屋內的白牆，植物的呼吸沒有半點聲響，家裡依舊一片安詳，黑暗沒有光。

午夜的電話響鈴如美工刀割破屋裡無光的死寂，但他們都已經熟睡了。身體如流沙擁抱流沙，沉沉地寧靜安睡，彷彿世界末日以後最感人的一幅彩色照片。

空氣停止流動的室內，電話鈴聲機械地孤鳴。

明日太陽依舊照常升起。